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在当下的中国都市青年群体间的意义，于最近这十来年间，发生了与中国大陆语境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类似变化。词语的涵义走向其对立面，生活上的紧张与精神认知的矛盾混乱异象纷呈，引用那官方所宣扬称述的说法，“盛世”如此矣。

我们还是从这幅斑驳陆离的场景抽身开来，因为其与勃列日涅夫口中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一样真实。在这样的“后现代”的映衬之下，波伏娃也算得上是“传统”的一代了，但显然，这“传统”既未得到中国青年们的继承，也没有任何批判的声音，而只是被遗忘了，这倒的确是对某种本质的反映。

波伏娃的《第二性》洋洋洒洒写了两大卷本，几乎是她那个时代关于女性主义议题在西方文化中的认知的一次彻底的总结，至今尚不见可媲美者（若说是笔者的无知，我欣然承认）。生物学的、文学的、经济学的、哲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波伏娃大概动用了她所见所知范围内一切相关领域的知识来探讨女性，甚至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像这样针对特定命题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尝试现在怕是不会在其他知识分子的任何著作中得到采用了，好处是避免了在不擅长的领域见拙露怯，减少严重错误。而争议之声与持久的赞誉在近代的知识界，经常呈现出相关的趋势。

作者在文中所罗列的种种证据或理论的基础，虽然相当一部分已在科学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其持久的魅力，作者的某些论断也并不十分令读者信服。但这样的“女性主义”更为我们所尊敬，这是在为人类整体的解放，而不只是另一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荒诞游戏（不过，大多数白纸黑字的严肃著作都不会直接声称如此，无论作者心中的实际意图及事实如何）。不过，对于一本意图向大众传播理念的书籍来说，这样颇显地冗长的篇幅或许会削弱其在更广范围内所能发挥的作用。

我们不妨以作者在本书中的那句最为后人所铭记的话来做结束“男人的幸运 ——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